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三剑客

下

[法国]大仲马/著 范施恩/译

Shi Wen xue
Jie ming zhi



吉林摄影出版社

I11
28
:26(2)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三 剑 客

(下)

[法]大仲马 著
范施恩 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阴晓伟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8
ISBN 7-80606-498-2

I. 世… II. 阴… III. 世界文学—名著 IV. 130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6538 号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 三剑客(下)

阴晓伟 主编

责任编辑:李相状

封面设计:翟树成

吉林摄影出版社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 460 印张 1000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200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06-498-2/I·36

全套定价:918.00 元

第三十一章 英国人和法国人

时辰已到，四位朋友就带着四个跟班前往卢森堡公园的后面，来到一座专供牧羊的围墙。阿托斯取出一串零钱支走羊倌，四位跟班负责站岗放哨。

不久，另一帮人不声不响地走进同一座围墙，进去后与火枪手们见了面；接着按海外习惯，双方一一作了介绍。

英国人个个都是出身显贵，所以他们对对手们的奇名怪姓不但觉得惊讶，而且感到几分不安。

“都用这种怪名字，我们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人。”温特勋爵听到三位朋友通名报姓时说，“我们绝不会跟有这样姓名的人交手，这些都是放羊倌的姓氏。”

“正是，您猜对了，绅士，这些都是假名字。”阿托斯回答。

“这样的话，我们更想知道各位的真名实姓。”英国人说。

“过去你们不知道我们姓什么，不也玩得挺带劲吗？”阿托斯说，“你们曾经赢了我们两匹马不就是证据？”

“是的，但上一次我们冒险的只是钱，而这一次我们冒险的却是生命；我们能和任何人赌钱，但仅能和同等级的人格斗。”

“说得好，”阿托斯说，接着他在四个英国人中抓住与之交手的那个人，低声对他说了自己的姓和名。

波托斯和阿拉米斯也向各自的对手说了自己的姓和名。

“这下满意了？”阿托斯问对手，“为请您赏光和我比剑，您觉得您本人这下够贵族气派了吧？”

“不错，先生，”英国人躬身施礼说。

“那么，您现在愿意听我再说句话吗？”阿托斯冷冷地又说。

“请讲，”英国人说。

“如果您不要求我告诉您我是谁的要求，那就更好了。”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人人都以为我死了,因为我有种种理由,愿意世人不知道我还活着,因为我马上不得不杀死您,以免我的秘密到处被人传扬。”

英国人看着阿托斯,以为阿托斯拿他取笑,但是事实上阿托斯却真是那个最不爱取笑的人。

“诸位,”阿托斯向同伴和对手同时说道,“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英国人和法国人异口同声地答道。

“好,注意出击!”阿托斯叫道。

顿时,八柄剑在落日的余辉中闪光;仇人相见的的确分外眼红,战斗就这样带着本能的激情开始了。

阿托斯冷静沉着,剑法娴熟,就像在习武厅里一般。

波托斯一改在尚蒂利遭遇中他曾用得过的自信,一招一式细腻而严谨。

阿拉米斯急于写完他的抒情诗第三章,于是他出剑匆匆,想以速战速决一举了事。

阿托斯第一个杀死对手,他仅向对方捅了一剑,正如他预先通知对方那样,这一剑剑锋刺穿了对方的心脏。

波托斯第二个将对手撂倒在草地上:他用剑刺穿了对方的大腿。由于这个英国人没做太久的反抗便举剑投降,波托斯抱起对方,把他放进了自己的四轮华丽马车。

阿拉米斯奋勇进击,逼得对手一连败退五十余步,撒开大步落荒而逃,在跟班们的一片嘲骂声中逃遁得无影无踪。

至于达达尼昂,他一直要弄纯粹的防御战术;当发现对方已经十分疲惫,他便采用猛烈的第四姿势回击术,用自己的剑挑飞对方的剑。英国男爵看到自己已被解除武装,便后退;可是就在他作退却运动时,他脚下一滑,仰面朝天跌倒在地上。

达达尼昂纵身一跃向他冲去,剑刃顶着他的喉咙:

“我本可以杀死您,先生,”他对英国人说,“现在您在我的手中,但出于对您姐姐的爱,我就放您一条生路。”

达达尼昂乐不可支；他完全实现了事先确定的计划，事情的进展使他的脸上绽开了我们熟悉的微笑。

这位英国人为能和一位如此豁达大度的绅士交手而异常高兴，他张开双臂，紧紧地拥抱达达尼昂，又向其他三位剑手连声道谢。因波托斯的手已被送进马车，阿拉米斯的手也已经逃之夭夭，于是他们想到的仅仅是已故的亡人。

波托斯与阿拉米斯脱去死者的衣衫，希望他的伤口并非致命；这时只见一只鼓鼓的钱包从他的裤带上滑落下来。达达尼昂拾起钱包，顺手交给温特勋爵。

“真见鬼，您让我拿着这玩意儿怎么处理呢？”英国人说道。

“您把它交给他的家人吧，”达达尼昂说。

“他的家人会记住这个不幸的，但是他家继承的财产年金就达一万五千路易。您留下这个钱包送给你们的跟班吧。”

达达尼昂把钱包放自己的口袋。

“现在，我年轻的朋友，但愿您准许我这样称呼您，”温特勋爵说，“从今天晚上起，如果您愿意，我会把您介绍给我的姐姐米拉迪·克拉丽克夫人；因为您宽恕了我的这一件事，我要让她心甘情愿地接见您，她在宫廷里人际关系不错，她将来为您说句话或许不无好处的。”

达达尼昂高兴得满脸放光，对他深鞠一躬以表赞同。

这时，阿托斯走向达达尼昂。

“你把这个钱包怎样处理？”他低声耳语道。

“我想把它给你，亲爱的阿托斯。”

“交给我？为什么？”

“喏，是你把他杀死的，这是你的战利品。”

“我，做一个敌人遗产的继承人！”阿托斯喊道，“你究竟把我当成什么人？”

“这是战争的惯例，”达达尼昂说，“为什么不能成为一场决斗的惯例呢？”

“即使在战场上，我也从来没干过类似的事情。”阿托斯说。

波托斯耸着双肩。阿拉米斯呶呶嘴唇表示同意阿托斯。

“那就依照温特勋爵对我们说的办，把这份钱送给咱们的跟班们吧，”达达尼昂说。

“是的，”阿托斯说，“不过不是送给我们的跟班，而是送给英国人的跟班。”

阿托斯拿起钱包掷到马车夫的手中：

“送给您与您的同伴。”

一个身无分文者，举止如此大度，就连波托斯也为之一惊；法兰西人的这种慷慨，再经过温特勋爵和他的朋友口中一叙述，除格里默、穆斯克东、普朗歇与巴赞四位先生另有看法外，普遍获得巨大成功。

温特勋爵离开达达尼昂时，把他姐姐的住址告诉了他。她下榻于皇家广场六号。原来，这是有名的街区。温特勋爵还答应他自己亲自来接他，以便为他作介绍。达达尼昂约定八点钟在阿托斯住处和他会面。

能被介绍给英国贵妇人米拉迪，让我们的这位加斯科尼人魂牵梦绕。他想起这个女人那时曾经以怎样奇特的方式搅乱了他的命运。他深信她是红衣主教的一个心腹；可是他又感到有一种捉摸不透的感情不可抗拒地把自己拉向她的身边。他唯一的担心就是这位贵妇人可能认出他就是在默恩和杜佛尔的那个人；这样，她就会知道他是特雷维尔的一位朋友，所以他就是全心全意属于国王的人，从此这就让他会失去其中的一部分优势，因为就像他认识夫人一样他被夫人识破了，他就得与她势均力敌地赌下去。至于米拉迪和瓦尔德伯爵之间业已开始的私通，尽管后者年轻英俊，腰缠万贯，并早就进入了红衣主教恩宠的怀抱，但是我们的这位自命不凡者对此不屑一顾。人在二十岁时，特别又出生于塔布，具有如此表现是有道理的。

达达尼昂回到自己的住所，开始一番光彩照人的打扮；接着又去了阿托斯的住处，并根据他的习惯，把自己的想法向阿托斯和盘托出。阿托斯听了他的打算后摇摇头，并且带着一种苦涩的表情，嘱咐

他要谨慎做事。

“什么？”阿托斯对他说，“你刚失去一个女人，你曾口口声声说她善良，模样又长得迷人，人品十全十美，而现在，你却又去追求另一个女人了。”

达达尼昂觉得这种指责有道理。

“过去，我是怀着全部身心去爱波那瑟太太的，但现在，我是用智慧去爱这位英国贵妇人的，”达达尼昂解释道，“我派人到她家去，主要是想弄清楚她在宫廷里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

“她扮演怎样的角色？那还用问！依照你对我说的情况，她扮演的角色是不难猜想的。她是红衣主教的一个密使，一个引你走进陷阱的女人，一个让你把脑袋留在这个陷阱里的女人。”

“哎唷！亲爱的阿托斯，我认为你把事情看得一团漆黑。”

“亲爱的，我怀疑所有的女人；这有什么办法呢！我为这个付出过代价，而我尤其怀疑头发金黄的女人。你曾对我说过，这位英国夫人的头发是金黄色的吗？”

“她有一头很漂亮的金发，一眼就能看出来。”

“哦！我可怜的达达尼昂！”阿托斯说。

“听着，我是要给自己弄个明白；当我知道了我想知道的一切以后，我就一走了之。”

“你去弄个明白吧！”阿托斯冷冷地说道。

温特勋爵及时到达；阿托斯预先得及时通报，走进另一间小屋里。所以，温特勋爵看到的只是达达尼昂；由于快到八点了，他就领走了年轻人。一辆漂亮的四轮马车等在楼下，两匹骏马驾辕拉套。俯仰间，他们抵达皇家广场。

米拉迪·克拉丽克夫人和蔼地接待了达达尼昂。她的宅邸豪华非凡，尽管大部分英国人因战事被逐离法国，或者将要离开法国，而米拉迪的家中却刚刚耗费了许多新的开支，这显示出遣返英国人的普遍举措对她一点也不相干。

“您看，”温特勋爵边说边向姐姐介绍达达尼昂，“这位年轻的绅

士，我侮辱了他，而且我又是英国人，尽管我是他的双料仇敌，但他却没滥施淫威，尽管他当时掌握着我的性命。所以，夫人，若是你能多少看点姐弟情份，就请谢谢他。”

米拉迪先是微蹙双眉；随即额头掠过一缕难以觉察的阴云；接着，双唇露出一丝异常奇特的微笑。年轻人目击了这三种微妙的色调，他感到一阵战栗。那位弟弟毫无觉察；他已经转过身子在逗扯他上衣的米拉迪的那只宠爱的猴子。

“欢迎先生光临，”米拉迪招呼；她那温柔怪异的语气和达达尼昂刚才看到的那情绪不快的表现形成鲜明的对比，“今天，您取得了让我感激的永恒权利。”

这时英国勋爵转过身来，把决斗情况无一遗漏地陈述一遍。米拉迪凝神静听。然而不管她作出怎样的努力以掩饰她的情绪，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男爵的这番述说没给他丝毫的愉快。她怒火中烧，一双秀足在裙下焦躁地骚动。温特勋爵毫无察觉。叙述完后，他走到一张桌前，桌上的托盘中早已备好了一瓶西班牙葡萄酒和几只酒杯。他倒满两杯酒，示意邀请达达尼昂和他共饮。达达尼昂知道，跟一个英国人拒绝碰杯，就是对他最大的不恭。于是他走到桌前，端起第二只酒杯。这期间，他的目光丝毫没有放过米拉迪，从镜子中窥视看她的面部表情刚刚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她以为此时已经不再受他人注意，一种近似凶狠的表情跃动于她的脸颊，并使劲地咬着自己的手绢。

一位娇小的侍女这时走进来，达达尼昂早就有所察。她用英语对温特勋爵说了几句，后者立刻请求达达尼昂允许他告退，声称有要事找他，同时也请姐姐原谅他不能相陪。达达尼昂与温特勋爵握过手，走到米拉迪身边。这个女人带着惊人的善变，脸上重现和颜悦色，唯有手绢上散开的几斑殷红，显示出她刚才把嘴唇咬得出血。她的双唇很美，简直艳若珊瑚。

交谈气氛变得活跃起来。看上去米拉迪已经完全恢复正常状态。她说温特勋爵只是她的小叔子，不是她的亲弟弟。她曾经嫁给了这家老二，丈夫留下一个孩子便离她而去，使她孀居内室。如果温

特勋爵总不婚娶，这个孩子将会是他的唯一继承人。所有这番谈话使达达尼昂看到一层掩盖着什么的帷幕，但看不清这层帷幕下笼罩的一切。

此外，半个小时的交谈后，达达尼昂确信米拉迪是他的同胞，她说出来的一口地道优美的法语使他对此深信不疑。达达尼昂口若悬河，言辞文雅，信誓旦旦一般表示忠贞不二。听着我们的加斯科尼小伙子满口空言，米拉迪破颜一笑。告退时间已到。达达尼昂辞别了米拉迪，带着一个男人最幸福的得意走出客厅。

行至楼梯，他遇上了那位漂亮的侍女。经过时，侍女从他身边轻轻擦过。她满脸绯红，轻吟一声请求达达尼昂原谅她的失礼。达达尼昂同时对她表示宽恕。

第二天，达达尼昂再次前往，他受到了比第一天更好的接待。温特勋爵不在家，这一次，只有米拉迪在整个晚间为他尽主人之谊。她对他好象显得特别留心，问他从何处来，朋友都是什么人，并且还问他是否考虑过愿意为红衣主教效力。

达达尼昂虽然是一个二十岁的后生，但他非常谨慎；这时他回忆起有关米拉迪的种种怀疑。他对她大唱红衣主教的颂歌，对她说他如果早就认识卡弗瓦先生而不是特雷维尔先生，他就不会错过加入红衣主教的守卫队，而是去参加国王的禁卫军。

米拉迪毫不做作地一改谈锋，漫不经心地问起达达尼昂是不是曾经去过英格兰。达达尼昂回答，为补充军马，特雷维尔先生曾派他去过一次英国，他还从英国带回了四匹样马。交谈过程中，米拉迪两三次紧抿嘴唇：她正在跟一个谨慎行事的加斯科尼人打交道呀。

在上一天的同一时刻，达达尼昂起身告辞。行至走廊，他又碰见了那漂亮的凯蒂，也就是那个小侍女。她带着神秘的令人误解的亲切表情看着他。但是，达达尼昂一心想着女主人，压根儿没注意她那儿发生的一切。

第三天与第四天，达达尼昂照例每天前来拜访米拉迪，而米拉迪对他的接待也一次比一次更加殷勤。而每一次，或是在前厅，或是在

走廊，或是在楼梯，他都会遇上那个娇小的侍女。

可是，达达尼昂对那可怜的凯蒂一片痴情毫不在意。

第三十二章 诉讼代理人家的一顿晚餐

其时，波托斯战功赫赫的那场决斗，并没让他忘记诉讼代理人妻子邀请他的那顿晚餐。第二天，将近下午一点钟，他吩咐穆斯克东把他的衣服又刷了最后一遍，接着，他迈着一个鸿运高照的人的步履，朝熊瞎子街走去。

他的心在猛烈跳动，但是这不像达达尼昂的那颗心，不是一颗年轻的为爱情急不可耐的心。不是的，而是一种更加实惠的物质兴趣在驱动着他的血液，他就要跨进那条神秘的门槛，去攀登用科克纳尔先生的一小块块古老的埃居堆砌起来的陌生的楼梯了。

实际上，他马上就要看见一个大箱子了，那是他魂牵梦绕中想象过的箱子啊；这个箱子的形状长而深，上面挂着大铁锁，闪着大插销，固定在地面上；那是他常听人讲过的大箱子，而现在，诉讼代理人太太那双稍显得干瘦但仍不失风韵的手，就要在他羡慕的目光下将它打开了。

再说，他是一个浪迹江湖的人，一个无财产的人，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一个习惯于出没小旅馆、小酒吧、小饭店、乡间小客栈的大兵，一个大部分只能勉强讨个残羹冷饭的美食家，马上就要品尝到家庭小灶了，马上就要享受到惬意的内室生活了，立刻就要任凭别人温馨的照顾了，这正如粗野的老兵们常说的那样，日子过得越艰辛，对这些温馨的照顾愈是喜欢呀。

以表兄弟的身份，每天坐在丰盛的餐桌旁，去消除老诉讼代理人额上的皱纹；用最灵巧的作法，教给年轻小职员们玩纸牌掷骰子，去欺骗他们几个钱；再向他们授课一小时，以收酬金的方法，把他们一个月的积蓄挣回来；这一切太合波托斯的心意了。

这位火枪手回想起曾经流传过关于诉讼代理人的流言蜚语，从那时到现在，一直久传不衰：什么一毛不拔呀，什么克扣粮饷呀，什么勒紧裤带过日子呀，等等不一而足；但，不论怎么说，波托斯一直认为除了几次不大适合时宜的过份节省的行为以外，他发现，诉讼代理人太太还是相当大方的。当然，对于一位诉讼代理人太太来说，理应如此，他希望遇上一家豪门大户。

但是，走到门口，火枪手产生了几分怀疑，那外观的布置，根本不是接待外人的：恶臭漆黑的通道，照明十分糟的楼梯，就连从铁条缝漏进的几束灰暗的光线，还是通过邻家院落透来的；在二楼，有一扇低矮的门，上面钉了一根根大铁钉，活象格朗·夏特莱堡的正门一样。

波托斯用手指敲敲门；一位高个子办事员来开门；他苍白的面庞，掩没于一头原始森林般的长发之中。他带着勉强的敬意对来者深鞠一躬；来者高大的身材表明他膂力过人，一身军服显示出身行伍，朱红的嘴唇表明他习惯于养生。

这位办事员身后站着一位较矮的办事员，较矮的办事员身后又站着另一位较高的办事员，这第三位办事员身后还站着一位十二岁的送信员。一共是三个半办事员；这表示，在当时是一家顾客最多的事务所之一。尽管火枪手要到下午一点钟才到，但从中午起，诉讼代理人太太便已等得不耐烦，她相信她心上人的一颗心，也许更相信他的胃，会催促他提前到来的。

所以，科克纳尔太太走出套房门，差不多在同一时刻，客人从楼梯门走了进来，而可敬的夫人一露面便让他摆脱心中的不安。办事员们都眨着好奇的目光，而面对这群高高矮矮的人，他实在不知说什么好，于是他就默不作声。

“这是我的表兄弟，”诉讼代理人太太就道，“请进，请进，波托斯先生。”

波托斯这个名字对办事员产生了很大效果，一个个张口大笑；波托斯转过身，所有的脸庞重又露出庄重的神情。

诉讼代理人太太和波托斯先来到诉讼代理人的办公室，然后穿

过办事员聚集的前厅与他们本应忠于职守的事务所，这间屋就像一间黑色的大厅，厅内到处堆着废纸。走出事务所，他们绕过右边的厨房，最后走入接待室。

所有这些互通的房间，没给波托斯产生良好印象。各间房大门洞开，一切谈话从老远就能听得一清二楚；再者，当他经过时，他曾经用探究的目光向厨房瞥了一下，他没有看到做饭升起的那种火，那种热闹的场面，那种忙碌的活动，因为在准备一顿美餐的时候，作为美食圣坛所在地，通常会洋溢这种气氛的，于是他自以为，这是诉讼代理人太太的耻辱，是他的一大憾事。

诉讼代理人或许事先知道他的来访，当看到波托斯神情坦然地走到他跟前，彬彬有礼地对他鞠躬，他没有表现丝毫惊讶。

“我们好像是表兄弟吧，波托斯先生？”诉讼代理人边说，边用胳膊支着藤椅抬起身来。

这个老头子身裹一件宽大的黑色紧身短上衣，孱弱的身体淹没其中；他肤色发青而干瘦，他的一对灰色小眼，像红宝石一样炯炯发光，再配上那会作怪相的嘴，简直是他脸部的唯一区段，以显示他生命的存在。不幸的是，他的双腿已经开始拒绝为这具瘦骨嶙峋的肌体提供服务；五六个月以来，这种衰竭就有所感，这位高尚的诉讼代理人差不多成了他妻子的奴隶。

表弟忍气吞声地被接纳下来，仅此而已。如果科克纳尔先生步履轻捷，他会向波托斯先生拒绝任何亲戚关系的。

“是的，先生，我们是表兄弟。”波托斯沉着地回道；更何况，他从来没有指望会受到情人的丈夫热情的接待。

“是依照女方叫法吧，我想？”诉讼代理人狡黠地问。

波托斯没有感觉到这是一种嘲弄，竟还把这种嘲弄当作天真，于是，他张开胡子拉碴的大嘴，对这种天真反嘲起来。科克纳尔太太非常清楚，天真的诉讼代理人是同类人中一个极为少有的变种，于是她莞尔一笑，满面通红。

科克纳尔先生自波托斯一到，就不安地凝视着他那橡木写字台

对面的一尊大立柜。波托斯明白，这尊大立柜虽不符合他在想象中见到的那种形状，但它应该是那个令人喜出望外的大木箱，于是，他庆幸眼前的实体，比梦幻中的物体还要高六法尺多。

科克纳尔先生没将家系推算得太远，而是从大立柜上收回自己忧郁的目光，转而望着波托斯，只是说：“我们的表弟阁下在出征起程前，一定会赏光跟我们吃顿饭吧，是不是呀，夫人？”

这一次，波托斯感觉到整个胃区受到一击；看上去，科克纳尔太太也并不是无动于衷，因为她要开口说话了：

“如果我们的表弟发现我们亏待他，那么他就不会再来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他在巴黎住的时间太少了，所以，来看我们的时间也就太少了，因此，在他动身前，我们不能要求他将几乎可能支配的所有时间都给我们。”

“哦！我的双腿，我可怜的双腿啊！你们都到哪里去了？”科克纳尔喃喃地说，他竭力作出微笑的样子。

就在波托斯希冀的美餐受到攻击时，科克纳尔太太给他送来这番解围的话，这种救援让火枪手对她异常感激。

晚餐时间立刻就到了。大家步入餐厅，那是一间位于厨房对面的阴暗的房间。办事员们好象早就闻到了家中不寻常的香味，一个个像守时的军人，各自手拿小方凳，随时准备就坐。人们先看到的，他们的下巴吓人地扭动起来。

“该死！”波托斯瞅一眼三个饥饿鬼暗自说；可以想象到，小通信员是不许享受这顿庄严用餐荣誉的。“该死的！如果我是表哥，这样的馋鬼我一个也不留，这一群人简直像六个星期没吃饭的掉进大海的饿死鬼。”

科克纳尔坐着轮椅，由科克纳尔太太推着走进来；波托斯这时走上前，帮助她将其丈夫一直推到餐桌前。科克纳尔刚一进餐厅，就学着小办事员的模样，鼻子和下巴统统扭动起来。

“啊！啊！”他连叫两声，“的确是诱人的浓汤呀！”

“真见鬼，他们从浓汤里闻到什么特殊的气味啦？”波托斯一见淡

淡的、满满的，但却非常浑浊的热汤说；稀少得可数得出的几片面包皮，犹如群岛中的几个孤岛，飘浮在汤顶上。

科克纳尔太太微微一笑，接着一个示意，大家匆忙坐了下来。科克纳尔先生第一个享受浓汤，其次是波托斯，然后，科克纳尔太太才盛满自己的汤盘，最后，她将那几个的面包皮分给那几个迫不急待的办事员。就在这时，餐厅的大门吱地一声自动打开，通过虚掩的两扇门隙中，波托斯瞥见不能参加盛宴的小办事员，正闻着从厨房和餐厅飘散出的双重美味在啃他的面包呢。汤用完后，女佣端来一只白煮老母鸡。豪华盛宴，使食客们张大了眼睛，似乎随时就可裂开。

“看得出您很喜欢您的亲属，科克纳尔太太，”诉讼代理人带着一种近乎惨然的微笑说，“这确实是您送给您表弟的一份殷勤。”

可怜的老母鸡是瘦弱的，有一张带有细毛茬的鸡皮，尽管骨头用足了力气，但从没有刺穿它。找这样一只鸡，也许需要花了很长时间了，最后才在鸡架上找到躲起来等着被享用的它。

“见鬼！”波托斯寻思道，“真扫兴！我是敬老的，我不希望把老的东西拿来煮或烤。”

于是，他扫视四周，看看他的意见是否获得赞同；然而，一切和他的想法相反，他看到的只是一双双发亮的眼睛，早就在吞咽着这只崇高的但却遭他鄙视的老母鸡了。

科克纳尔夫人把鸡盘拉到自己跟前，灵巧地拆下两只乌黑的鸡爪，放进她丈夫的餐盘；切下鸡脖连同鸡头放在一边留给自己；撕下一只鸡翅膀送给波托斯；然后，几乎把所有剩余递给刚才端鸡来的女佣，就在火枪手还没来得及体会按各自的性格和脾气所感受的沮丧，以及给每一张面孔带来的变化，那只几乎完整撤下的鸡便消失了。

下一道菜不是小嫩鸡，而是一盘蚕豆送上餐桌来了。这是一个大餐盘，盘子里，摆着几块装模作样的羊骨头，乍一看上去，人们还以为藏有几块羊肉呢。不过，办事员们没有被这种假象所欺骗，一副副悲伤相变成了无可奈何的模样。科克纳尔太太依然带着一个良家妇女的稳重，把这道菜分给了年轻人。

轮到上酒了，科克纳尔拿过极小的粗陶瓶，为每位年轻人的杯子里倒上大约三分之一的葡萄酒，又给自己的杯子倒上差不多的量；然后，马上将瓶子递给波托斯和科克纳尔太太。年轻人在这三分之一的酒中兑满水，然后，他们喝到一半时，又把杯子装得满满的，并且一直这样干下去；待到宴会结束时，他们喝的酒，逐渐从红宝石般的鲜红色变成了黄玉般的浅黄色。

波托斯战战兢兢地啃着他的鸡翅膀，当他感到桌底下诉讼代理人太太的膝盖总来触碰他的膝盖时，他为之一颤。他也将倍受珍惜的这杯葡萄酒喝了一半，他尝出这是蒙特勒伊产的难喝的酒。训练有素的味觉真厉害。

科克纳尔先生看到他猛喝这种纯葡萄酒，就不禁长叹一声。

“您能多吃些蚕豆吗，我的波托斯表弟？”科克纳尔太太说；而那口气的含义却是：请相信我，千万不要吃那东西。

“见鬼，我才不吃那玩意！”波托斯咕哝着。接着，他大声说：

“谢谢，我的表姐，我已不饿了。”

接着是一阵沉默。波托斯有点不知所措，诉讼代理人则喋喋不休地说着：“啊！科克纳尔太太！我祝贺您，您的这顿晚餐是一桌名符其实的盛宴。上帝啊！我曾吃过吗！”

科克纳尔先生早就喝完了他那份汤，吃完一对乌黑的鸡爪，以及那仅有的一丁点肉的一根羊骨头。

波托斯以为别人在骗他，于是开始吹胡子皱眉头；而桌子下面科克纳尔太太的膝盖则轻轻地告诫他要耐心。

这一阵沉默，这一阵中断上菜，对于波托斯来说难以理解，但对办事员们则意义重大：随着诉讼代理人的一个眼色，诉讼代理人太太的一丝微笑，他们就都从桌旁慢慢站起来，又磨磨蹭蹭叠好自己的餐巾，然后弯腰一礼走出餐厅。

“走吧，年轻人，去一边干活一边消化消化。”诉讼代理人郑重其事地说。

办事员们走后，科克纳尔太太站起身，从一个碗橱里取出一块奶

酪、一些木瓜甜酱以及一块她用杏仁和蜂蜜亲手制成的蛋糕。

科克纳尔眉峰紧皱，因为他看见拿出的菜太多了；与之相反波托斯则紧闭双唇，因为他看到没有什么晚餐可吃的。

他看看那盘蚕豆还在不在，那盘蚕豆早就不在了。

“真是顿盛宴呀，”科克纳尔在他椅子里一边扭动一边大声说，“名符其实的盛宴呀，epuloepularum；真像是卢库鲁斯在卢库鲁斯家里用晚餐。”

波托斯望着他旁边的酒瓶，他原本希望，只要有酒有面包和奶酪，这顿晚饭就能将就过。可是酒没了，瓶子也空了；科克纳尔夫妇俩对这一现象似乎都没有在意。

“好呀，”波托斯暗想道，“对我有成见。”

他伸出舌头，在盛满果酱的小勺上舔一下，他的牙被科克纳尔太太做的粘兮兮的点心粘住了。

他私下里对自己说：“这下完了！要是没指望同科克纳尔太太一起去看她丈夫大立柜里藏的是什麼，那就更糟了！”

享受过被他称为酒足饭饱的这餐精美饭菜之后，科克纳尔感到午睡的需要。波托斯希望他当即睡在餐厅里；而该死的诉讼代理人压根儿就不可能同意，非要带他去房间；他还坚持说，不要把他放在柜子前，而是要把脚搭在柜边上，这样更安全。

诉讼代理人太太将波托斯领到另一个房间，然后双方开始提出和解的基本条件。

“您每星期可以来这里吃三顿饭。”科克纳尔太太说。

“谢谢，”波托斯说，“我不喜欢拖延下去；况且，我还需要考虑我的装备呢。”

“不错”诉讼代理人太太冷静地说，“就是那倒霉的装备。”

“唉！是呀，”波托斯说，“就是它们。”

“不过，你们队伍的装备到底都有些什么，波托斯先生？”

“噢！这当中需要许多东西，”波托斯说，“您是知道的，火枪手们都是精锐士兵，他们需要许多物品，而这些物品对禁军和瑞士兵都是